

平津流亡歸來

黃繼厚 著

華中圖書公司發行



1938

\$0.10

序

我從平津脫險出來，在開封，鄭州，武漢報紙上發表了幾篇東西，爲了不願散失，就把牠收成這個冊子。

兩個月來，留連抗戰前線省份，每日在飛機炸彈下，從容過我的國難旅行生活；然而行囊空虛，祇得靠寫稿吃飯，住戰區學生招待處代替旅館開支，省政府發的乘車證免去買火車票，就這樣穿過六大鐵路，駐足觀察了九大都市——獲得中日戰爭的教訓，受了大時代洪濤的洗禮，致使積壓腦中永不磨滅的印象，叫我把熱淚，吼聲，艱苦，興奮傳達給讀者。

起來！大家負起救亡責任。

實繼厚寫於武勝關。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。

目次

序	(一)
告別平津	(一)
沽河留旅客	(一八)
我流亡在河南山東	(三二)
學生救亡剪影	(三二)
文化救亡在開封	(三五)
一位模範抗敵軍官——(集體報告)	(四〇)

告別平津

二十九軍出走後，據官方消息，寇軍只駐郊外，不進平市，這種消息，正如宣傳色情狂之暴徒，於天黑無人途中，遇妙齡女子而能保持其不亂一樣，是誰也不會相信的。果然不出十日，隨一紙北平入城司令的佈告，大批強盜，紛紛入城了。他的大量軍隊分駐在西城旃檀寺，和東城前衛戍司令部，隨到隨開。有時人數過多，連北京大學，北平大學的校舍，也都作了營房，他們以為大學學生是抗日的大本營，每一開拔，學校的一切用具，不消說完全粉碎，和飛機轟過，沒有兩樣。

記者親在大街上看到：寇兵十幾名，到一家大首飾店，每人要拿戒指一枚，金銀店的老板以為今天營業興旺，誰知他們臨走時，只說一聲「記帳」，就算了事，於是北平市較大的金銀首飾店，就都知趣關門了；一家新昌鐘錶店，也是用「記帳」一句話，給幾個寇兵拿走了幾隻貴重手錶，新昌老板大約還沒有看出寇兵就是強盜，向他們追問了幾句，總算意外的收回了一兩隻，可是轉過身來，寇軍說是一名兵士失蹤（？）了，新昌老板嫌疑重大，把他押在日軍司令部，用了許多方法，

今 沒有出來。同樣規模較大的鐘酒店，從此不敢開門了！此種例子，寫起來恐怕五百支筆同時動作，也不能詳盡。英文時事日報，偶然把這類消息，批露了一二段，接着便是「扣留」。

在街上碰見一列馬隊，把一條很長的街道，擁塞一邊，滿裝野炮，如農砲。溜彈砲之類；或三四十輛載重汽車，滿載日軍通過街市，最可恨的，於中秋佳節，乘民衆逛市的機會，將十幾輛坦克車從西直門，經西四牌樓，折西安中街過東四牌樓，作環平市電車道軍器示威大遊行，目的在增加北平民衆對日的恐懼，並深刻其奴化力量。

在寇軍壓力下的幾位「臨時當局」，下令開放北平圖書館，有幾個倭寇，把一位騎自行車看書的學生，綁在汽車上駕走了，許多警察默不敢言；日軍到國立大學空舍，逼工人交學生，向二十幾個工人對照片；最奇怪的、北京大學操場旁邊六十幾個寇兵，竟然操着緩慢動作，對着工人，下一，二，三的練習立射跪射預備放的姿勢，其操法之生疎，以我軍事外行觀之，的確還抵不上我們那些受過軍訓的學生，可斷知他們這批寇軍，大概是被收買的一些中國窮工人，穿上軍裝，冒充寇軍，日本人與中國人臉色同爲土黃，所以不易分別，然而一部無知同胞之可惡，即此可見。

華北的鐵道，銀行，郵局的款項，由其提取，向商會苛索勒捐，地方的行政官吏，中學的校長

國通的日人任職。他們的工作是伴行慈善，撫順民情，提倡日語學習，發揚大和文化，這一切都不是調查中國風土人情，揣摩各界心理企圖久霸平津，而把漢奸們一齊趕掉，以日本爲中國地方官吏了。

三

日兵進城以後，中國警察維持地方治安，無形鬆懈起來，一個古老的文化城，不要只拿故宮，景山，北海公園撐場面；民衆的智識和物質生活，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低下，矮矮的房屋，粗劣的食品。斷送了許多人的健康和生命；在前門外一大塊驚人的梅毒傳染區，從前尚有檢查所，現在那一大羣營業的活商品都變成了「自由民」，只要他們自己樂意，不管有病無病，都可混列雜陳，因而淋濁梅毒的勢力範圍便大大的擴張起來；其次，地方極廣而人又多的天橋，和最近給漢奸開闢成了宣外平民市場，終日擁擠着襤褸的勞苦民衆，他們在灰沙飛揚中買那拙劣的貨物、腐爛的食物，大嚼而特吃，所以這地方便成了第二個疾病傳染區，此外還有小本營業商人，時常到各處廟會去做生意，譬如東城的隆福寺，西城的護國寺；最奇怪的是北平人都染有逛廟癖，所以在這污濁不亞於天橋的地方，人是整天的擁擠着所以便也變成了第三個疾病傳染區。

日本對大中學教科書的新建設，即爲讀經，讀經一事，本不足異，就記者所知：（一）讀經一事，有名教授胡適的激烈反對。與湘主席何鍵的獨特崇拜，（二）市場所賣經學常識，學校置爲課程，強迫學生死記，但篇名，人名，根本與經書無關痛癢；（三）經書內優美之文章，被選入國文教材，既可讀其散篇數章，安得不能窺其全書？（四）讀經之目的，在欣賞其優美之文章，了解經書之時代，分析經書之內容，而抓住其特點，以爲我人格，生活之所取法。如讀經爲我教育部所倡，自無異議；今由日人提倡，彼之動機安在？是否與我同其目的？就不可思議了。

北平各種偽組織的設立，如雨後春筍，甚麼亞洲文化協會，人民防共協會，防共青年團等，更有無恥文人，正在籌備出刊物，從街上不通的標語和荒謬的宣言看來，就知他們爲媚敵人正在忙於工作。

日人在北平宣傳的利器，即網羅平市的報紙，然因各家報館的主筆，早已潛來南方，故只好奪其報館，盜其名義，傳播同盟社所發消息。而宣傳彼之軍事勝利，捏造中央悲觀，尤爲他們一貫的作風。

日本最深謀遠慮的，是在北平的東四，西四，前門，後門設了四個宣撫辦公處，由華語熟習中

國通的日人任職。他們的工作是伴行慈善，撫順民情，提倡日語學習，發揚大和文化，這一切都不是調查中國風土人情；揣摩各界心理企圖久霸平津，而把漢奸們一齊趕掉，以日本爲中國地方官吏了。

三

日兵進城以後，中國警察維持地方治安，無形鬆懈起來，一個古老的文化城，不要只拿故宮，景山，北海公園撐場面；民衆的智識和物質生活，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低下，矮矮的房屋，粗劣的食品。斷送了許多人的健康和生命；在前門外一大塊驚人的梅毒傳染區，從前尚有檢查所，現在那一大羣營業的活商品都變成了「自由民」，只要他們自己樂意，不管有病無病，都可混列雜陳，因而淋濁梅毒的勢力範圍便大大的擴張起來；其次，地方極廣而人又多的天橋，和最近給漢奸開闢成了宣外平民市場，終日擁擠着襁褓的勞苦民衆，他們在灰沙飛揚中買那拙劣的貨物、腐爛的食物，大嚼而特吃，所以這地方便成了第二個疾病傳染區，此外還有小本營業商人，時常到各處廟會去做生意，譬如東城的隆福寺，西城的護國寺；最奇怪的是北平人都染有逛廟癖，所以在這污濁不亞於天橋的地方，人是整天的擁擠着所以便也變成了第三個疾病傳染區。

十月二十五日，到前外東車站。乘客特別擁擠，進站時僅由中國路警和憲兵略加檢查，並頂平伸兩手，任他們在腰間摸索一陣以後，遂上火車，上午九時四十分開動，可是行不多時，又停於永定門外，對客人行李作一精細的檢查，輪到我時，我指着身邊小藤藍告訴他，「裏邊放的是日常用品，」他們就過去了。車中有幾個荷槍實彈的寇兵在車箱裏往來逡巡，如平常坐普通快車，下午一點四十分就到了，然而這次足足費了九個鐘頭。

車過黃村，廊房，楊村，北倉等十幾個小站，或停十分或停一刻，或停半點，有時等天津來的兵車，所以一直到下午六點四十分鐘車才到站，我提着行李，匆忙的走出站台，踏過高而長的弔橋，幾十個寇兵用驕傲喜樂的神情，注視着擁擠的旅客，不過並不加以盤問，亦未檢查，所以得能從容到協通旅館住下，當夜有五個日本荷槍憲兵進來檢查，問「那兒來」，「北平」，「來幹嗎」？「回家」；「家在那裏」？「湖南」。他用驚嘆的口氣說了一聲：「啊！湖南」。他們都出去了。——這次過津，我已經準備接受倭寇嚴厲的詢問檢查，所以把滿箱的學裝，一整網藍的書籍都捨棄了，只帶一件行李和一個小提籃，穿着便服，化裝一個印刷校對工人，並且還費盡心機，弄到了一塊證章，準備冒險還鄉，誰知竟然如此輕鬆，出乎意料之外。

五

平津各小站，都有少量寇軍駐守，大概廊房最多，各站最多放十幾個哨兵；別的股票想亦如是。以如此方法保護鐵路，實在看不出究竟能生何種效力。

固然不在兵少。他們的軍隊運輸很迅速，可是假如義軍蜂起，那真要使他疲於奔命了。最困難的，是很不容易偵察出寇方高射炮的砲位所在，他們在北平作假想敵的抵抗飛機戰時，雖然會屢次練習向夜空放射探照燈，可是其光線的淡薄，尙不能達三千公尺；北平天津豐台飛機場的地位，更是密不使人知道。

但是只要我們的空軍將士有優越的戰鬥能力，他們任何的設施，都要失去他的效力的。

六

下午六時許出老車站。

回憶去年暑中南下赴京，眺望天津的外觀，曾記下一段印象：

「……那紫竹林一帶優美的建築，如到了十里洋場；大沽河下交錯的船隻，密茂樹林，整

齊而寬闊的馬路，又到了文化都市，高聳的烟窗黑烟繚繞，如到了工業的區域。還有那李秀山將軍所創辦的南開大學啊。全國聞名的益世，大公報館啊，這樣一個華洋雜處的北方大都市……因了日方的南進，商業的不景氣，大學生失業，天津治安是否可以維持下去，

在政府深謀遠慮……」

現在商業愈低落了，南開大學化爲焦土了，益世報停版了，大公報南遷了，將及一年，竟然如此蒼桑之變！

天津是歷史上的名地，禹九州屬冀，周屬幽，戰國屬燕，漢武帝改爲渤海郡之章武縣，明時易名天津衛，清代立天津府，今不幸陷於敵人手。

敵人在天津所利用之宣傳機關，爲獨一無二之庸報，指導平津報界，在全國報紙恐荒紛紛縮張之時，唯彼一家日出兩大張，不過爲敵人之爪牙，強烈之麻醉品罷了。日本爲奴化平津民衆限制較好商家，每戶必定庸報一份，否則含有抗日表示，一月報費一元，因此麻醉品銷路，陡增一萬份。早知如此則吾前調查天津十年來之報紙，出版記者長篇通信一書中，悔對此麻醉品，應一字不提也。但天聲小報，字裏行間，時露傾向南京政府，報告較公正消息，較之一般獻媚日本，發違背良心

之謬論，登妓女，名伶，裸體等有傷風化之畫片，出卑污手段，而吸引讀者者，則強多矣。此恐怖性最顯著之小報無獨有偶，平津各一家，料彼只能在醜日羽翼下，渡其苟且無恥之生活。

七

日軍聲言保護第三國利益，則除日租界外之其他租界，依然保持其繁榮，住戶不被檢查、輪船自行行駛、入租界則燈光夜市，幾不知有中日戰爭了。

從火車站（即東車站）出來，向大街一直走去，第一次遇到丁字街向右轉，由此一直下去，坐紅牌電車經過特二區，義租界渡河。經特二區至北大關，所謂特幾區者，乃收回德奧俄比之租界之管轄區也。如由此直去初遇十字街口向左轉，坐藍牌電車，經萬國橋過法租界，日租界，繞天津城舊址向東北方，亦止於北大關。環城東西南北四馬路以白牌電車繞之，鼓樓爲此城中心地，通東西南北四大街，由東大街向南達八里台之南開大學；英租界在法租界東南，記者如此作嚮導，停留天津僅五日，對天津街道市面所知者僅十分之四，此不過舉所經歷之繁華區。

到各租界走了一趟，義租界秀美靜穆，是一個最好的住宅區。法租界壯麗可以開合的萬國橋，大沽河下的風景線，繁華的夜市，三個平民市場，如天祥，泰康，最好的勸業場，合乎藝術的佈置

，迎合購買的心理，有高貴雅潔的娛樂設備。三個市場都向天空發展，高達六層，午後電梯昇降，鼓樂喧天，較之北平市場祇地下一層，氣象更魁偉了。

一入日租界，頓起一種嚴肅的心情，那中原公司，是華北最大的百貨總店，一入夜間，緊閉大門，黑暗不燃一盞電燈，日租界夜間黑暗冷落，就可想見，走進日租界一條橫街，在這裏完全看出日本民族性的醜陋，爲別的租界所未有，街口用紅白條布棚搭成一個帳幕，如此進去有六七個，也有純白布的，從日本字中夾幾個中國字，什麼「燒鳥與丸肉」中間一個木屋，外面用白布幔遮着，寫着「娘屋」，無心窺見裏面一個打扮漂亮的年青日本婦人，賣紙煙，茶點，或酒果之類。那對面用霓虹燈招引顧客的跳舞廳，傳出淫蕩的調子，樓梯貯立幾個妖冶的舞女，愈往裏去，街道之窄狹沒落，赤足托中國鞋行走的女孩子，蓬頭亂衣的日本老姑娘，街角站立粉腮香水滿身的日本姑娘——只看這一條橫街的縮影，不見得日本民族性比中國優在那裏？

英租界走得很少，祇穿過一條建築堅固的銀行街，矮小房屋英人自理的商店，只此已看出英國人的穩健和儉約，各租界多由華人營業，因爲房租的昂貴，店員工資的提高，飲食的優裕，一切打在商品上，故貨物非常騰貴；接近租界的華地如旅館，飲食，人力車夫零星貨品食物……較北平貴

一倍以上，只廉在坐電車。

本想到北道，三不管等地，觀察窮苦民衆生活，因地不熟悉。又無保障，只得作罷。

八

日本最近新呼口號，「振興天津商業」，「恢復天津繁榮」，茲就記者冷靜觀察所得。天津繁榮，首賴安全之交通，軍嚴厲盤問檢查，足以造成恐怖，使旅客裹足，減少票價收入，於補助日軍軍費受大損失，故改變政策，對旅客不盤問檢查，縱有之交中國路警憲兵草草行之，故此大由平過津得以解放，此即日本繁榮天津之一；各租界本無損失，無所謂不繁之榮，在中國地，不過把伴不插日本旗的汽車多駛幾輛，人力車，行人特多，但市面仔細看去，店員呆立袖手外望，憂形於色，購買貨物者極少，那天津城的四條大街，東大街稍可，然尚不及南方內河小輪船碼頭熱鬧，北大街守兩個日本哨兵，時正紅日當空，我坐人力車經過，遇不着十個行人，賣小食的全沒有，家家關門閉戶，一遇雨天，黃土道路將濺起兩尺泥土，西南大街的冷落就勿用提了。日本只要天津市烏合之衆的行人加多，總比戒嚴時冷落無人好些，此即所以繁榮天津之二；天津的幣制，只要有一家濫發鈔票的河北省銀行，民衆已經負擔不起了，更加上日本，滿洲，冀東政府的銅幣，角票鈔票，強

迫商民通用，把民衆壓伏在地下，無法起來，此即所以繁榮天津之三，津市鄉下無一處不聞大水災，民衆的饑荒不聞不問，天津市所以靠農民供給糧食，貨品靠農民推銷，今與農民隔斷，以天津本地來繁榮天津，此其所以繁榮天津之四……如長此由日本繁榮下去，天津華地的商業將頽於土崩瓦解，日本榮而天津廢了。

敢武斷的說，中央未收復天津之時，無法扶助華界的商業，整頓其金融，救濟其農村，天津休想有繁榮的希望。

九

在天津所住一家旅館的老闆，以爲同爲中國人，一個生客問問街道的情形，時局的近況，是常有的事。或者打聽的次數太多罷，背後議論記者：「他只怕是來調查的罷」？他的懷疑惹起了我的掛慮，如果他要密報，抓到日本憲兵司令部，以一個南方人說與天津不同的口音，被認爲奸細，密探，恐怕記者不能寫此與讀者了。——如果被日軍認我爲奸細密探，倒是一件榮譽的事，可惜與事實不符，調查則有之，幸而老闆厚道，未生意外。

十月二十六日，早九時出發，擬乘藍牌電車經官銀號，走大胡同，過金鋼橋而達大經路。此路

通火車站，在李文田旅長抗戰時，房屋已焚燒大半，吾欲憑弔此斷瓦頽垣，觀察炮彈之痕跡，訪問驚恐難民之慘狀，以深刻日本對我之殘忍，留一警惕之印象。孰意電車至中H交界地，日本忽然戒嚴，命乘客一齊下車，此時前不能進，後不能退，眼見有路走不得的苦楚，幸近南馬路口，電車，汽車，擁塞街心，行人擠擠於兩旁，個個驚恐緊張神色，加以警查鞭拍聲，驅逐行人叱咤聲，不得已向南馬路繞進大胡同口，口將走完，金鋼橋已擺在前面，忽發生戒嚴，吾雖日本哨兵一丈以內，日本哨兵以槍口向我作拒絕式，口中發出「厄！如噶如噶」。退走未進橫街，日本滿載彈藥毒品以十餘輛汽車向大經路駛去，想一日兩次戒嚴，殆爲此也。

大經路之遊未得實現，乃買此地照片一幅，以想象其慘狀而已。

十

三島開來之日軍，恃其軍經之威力，聞開來之數已過其一半，是不惜以半勢力營謀上海；津浦平漢北段及平綏線上爲關東軍作戰，日駐屯軍隨時向各路補充之。

日本駐屯軍司令駐日租界，關東軍分佈在大經路，八里台，西車站，而成了他們軍事要地，東車站接近各國租界，不敢過於橫行，有少量駐兵，天津縣城的環城馬路，不到一個連哨，靈七八精

的內務，擺在已倒閉有玻璃門的空皮鞋店內，日本的陸上憲兵，水上警察約千餘人，如果民衆發生武力的義動，天津的治安，決不能維持下去。

看到日本軍隊在天津稀少，而判斷日軍兵力作戰不敷分配，那是絕大錯誤，天津非日軍集中區而爲過路區，凡從水路或北甯線運來日軍，當即由火車運走，行蹤祕密，不易使人偵察。偶然撞見半旅團人，二十六日下午上東車站，他們荷着舊式槍械，尙不如二十九軍一排人有一架輕機關槍，但六十幾人徒手行走，或不願公開其兇猛的器械了。

十一

海船從天津駛進塘沽時，遇着一個輪船托了兩個駁船，滿載日軍，這樣接連過了七列，都向大沽駛去。

活躍於大沽河中之七列敵船，每船載約一千五百人，共有萬餘人，日本運兵行駛塘沽天津，屢不易一見，惟此次密接駛去。想敵空軍禍心覓中國軍隊或建築轟炸，如中國諜報勤務發達，馬上給中央一個密電：「今早十時半，敵輸七，萬人自塘沽密接下駛」。如中央自魯北突來十幾架飛機，必使此暴勢力血染渤海口外！

據聞此爲關東軍回防，前方由「滿洲國」隊伍自北甯路，或古北口入關補充。此次外蒙內向中國，如與東北義勇軍聯合，向空虛的滿洲，黑龍江施以攻擊，則滿洲動搖，無形牽制華北軍事。就日本之經濟地理利益而言，甯願不得兩倍華北利益，不可失一滿洲。

十月卅一日十一時許，海船向海面駛約六十餘里，時約下午一時許，逢見日本三四十隻大海船，亦在海中與我反對方向行駛，那船上高高的無線電台，寬而長的船身，上黑下紅的鐵夾版。滿載軍用餉械彈藥，自大連方向而來，這些船擠在一塊，從近處觀之，幾乎誤認爲沿海停泊港，不以爲是海了；在三十里外觀之，如同一條海岸線，彷彿看出遠遠的村落，矮矮的樹林。另有一隻日本海船，與我們相距四里外平行駛去，後來遠離我們達卅里外，仍在同一方向，渤海漸深，這隻敵船已消失了（完）。

四補記：在開封遇聶慎五君自北平來，彼爲北平法商二院學生，赴西安臨時大學註冊，彼談最近暴日又易北平公園之名爲中央公園，日語學校林立，捕中央社記者，於天安門甬道中闢城中市場，充斥日貨日人，漢奸大額曰「日中爲市」，此蓋日本之貨物以中國爲市也，太原失陷寇開慶祝大會，強迫北平機關，商店，學校參加，否則有抗日表示。電車亦掛彩燈，外貼「

「勝利」者三天，然上海失陷，彼等殊示沈靜云。（十二月六日）

沽河留旅客

平漢八日丁上了××碼頭的輪船，準備過海上生活了。此次海程重要目標，乃乘南下經青島，欲調查滬作「塘沽至渤海口外暴日軍運情報」。

大清河風太窄，不能容海船進口，要經下游百里遠出海口的塘沽，然後才上海船。這次由T.C.托一大駁船，把旅客們擠在貨倉裏，剎時堆滿亂雜行李，上面倉板掀開，空氣倒還流通；但人聲囂囂，小兒哭喊，夾着小販叫花生，紙烟，水果……嘈雜非常厲害。那倉上寒涼的風刮在臉上，可以把臉即刻變為紅腫。

中國旅行社說上午九時開船，為的擇早，不到七點已到××碼頭，飽嘗了一清晨的苦霜嚴寒，見一個回南方去的女學生，祇穿一件時髦夾衣，露腿露臂，縮頸吁氣，用忍耐寒冷作摩登的代價，頗不值得。偶然向倉板上的柱子見了一行字：「旅客上船，凡遇危險，本船概不負責」。試問誰叫我們上船，自然是××公司，如預料有危險之前，此公司良心上，法律上皆應極力保護旅客安全，何以概不負責？中國民族不僅受倭寇壓迫，即此一紙紙條，不啻輕視全船華人，予我以國體上的侮

辱，低落的國際地位，幾無處不受外人輕視！船上客人以為九時準能開船，爲了海船尚未駛進塘沽，直到下午三點，船才開動，足足等了六個鐘頭，三百六十分鐘，居然在嘈雜聲中消磨過去。

船開動了，與天津離別了，我對天津沒有留戀，也不厭惡，似乎心裏很平靜，又有點悽然而動，偶而向上游望望，河中來往繁密的船隻，左邊密接河下繁茂的樹林，緊挨兩列整齊平行的桅桿；右方碼頭泊着不在一條直線上的輪船，矗立參差不齊的烟囱，兩岸紅色整齊之英租界的洋房，愈襯出河面的優美，前面疏矮的小樹，低低的房屋，短短的圍牆，那就是中國的河邊馬路喇！是特三區的地界，郵政總局和老車站的所在，那秀麗繁華的萬國橋，早隱在左方樹林裏了。

船向下駛，通過了很長的英租界，遇到了對面駛來的船隻，要非常小心，恐有被摩擦的危險，見豎美國旗的房屋以後，漸近鄉下，船上水手向船倉上旅客們喊着：「快下去。免得扎針啦！」原來經過楊莊，幾個矮小屋內，住了三個日本軍醫，檢查來往船隻客人是否患虎列拉，即霍亂症，如發現患者即扣留診治，禁入天津，向水手詢問檢查原因，聽他們轉述日本軍醫所說的理由後，與其言天津市患虎列拉，莫如說大批日本兵士，不合中國水土，患此種嚴重的流行病，幸而安全經過楊莊，免了這層麻煩：傍晚船倉上的客人，都驚恐奔上倉來，爲了經過一個村莊，兩三個日本哨兵見

船止許多中國人，他們沒有權力干涉檢查，故作示威表示。我已下倉，槍聲未聞見。在天津未開頭時，日軍一兩架飛機，故意在河面低飛環繞，繼而高昇雲霄，又以飛機頭向下，尾朝天，迅速倒下，忽而平飛，忽而斜飛，剎時快，剎時慢，很注意我們船上的人們，作他們的假想敵，這已早在作示威的表示。

入夜八時許，遙見前面天光忽亮，那時有電燈的表示，以爲目的地即到，近電燈光耀處，一排指示海船出入口的海燈，下面亦有之，過此輪船往還，前面一排電光，塘沽已然在望。過塘沽市，駛進下面八里許之冷落的××碼頭，初近 Yat Shing 海船，較此駁船深丈許，高不可攀，旅客們乃登岸在貨棧空房過了一夜。

翌晨，旅客們登梯橋而上入海船，此船廿三丈長，三丈餘寬，深亦如之。十時升火開動，我的心情如飛鳥出籠，游魚脫網，孤雁歸羣，把困在北平因時局所受的鬱悶沈痛，傾倒海裏去了。

當海船開動，向上游行八里許，然後轉一大灣，見塘沽市近處鮮妍的紅屋，下面對比淺藍的輪船，河岸中間聳孤兩座灰色洋樓，底下引伸一派紫紅色的建築參雜於綠林中，河邊滿輪船——是一個美麗的海口停船港。海船轉動成一條橫線時，幾乎把寬闊的大沽河遮斷了，費了半個鐘頭才換

了方向，很快的向下駛去，自塘沽市駛一大S形至東大沽口，渤海映於眼前。因此口河寬水淺，既無海潮，又無逆風，海船不能出口，在此下錨停了兩天兩夜以後，才得欣賞美麗的內海。

一日之經歷，聽到糟雜，檢查病，槍聲，氣候的寒冷，心裏的沉悶，大沽河傳染給我們悲涼的印象，已不肯再嘗試了，願即刻飛開這危險地帶，她（沽河）對於我們這些驚恐的旅客，有什麼難以分捨似的，苦苦地把我們留了兩天兩夜，這是一悲涼的沽河留了旅客」。（十一月廿三日，在濟南）

我流亡在河南山東

十月三十一日，天色放晴，海水昇漲，時近曉午，海船開動，困於此兩日兩夜之鬱悶，得以解放，旅客無不叫爽稱快。出大沽口，景象頓然一變，密接的航帆，海鷗的飛翔，清明的水平線，洶湧的波濤——欣賞這樣美麗的內海。

翌晨已入黃海，海船駛進蓬萊（即登州）與長山列島之間，下午靠近烟台，兩個月來如居黑窟窿獄，今日始重見可敬的青天白日旗，可愛的中國武裝同志，可讀的報紙，滿船旅客無不興奮喜悅。平常在此停三個鐘頭即開，此次貨物太多，起重機昇降，就動作了六個鐘頭，已然是遲延了，過威海也是一樣（本地土人只叫威海兩字）。烟台的蘋果最廉，一筐約十六個祇取兩角，內地吃一毛錢一個者，不知作如何想法，威海賣龍蝦大蟹，可惜我食慾不佳，都未曾嘗。

十二月三日晨，已能遙望青島，此次海程至此已告結束，計自東大沽入渤海，循黃海岸岸繞山東半島，經烟台威海而至青島，海船一再延誤，足足走了七天六夜。在青島上岸，踏遍街市，緊望

青翠秀麗的劈山，前面無邊的海面，光滑的瀝青馬路，依山勢高下，建築的紅樓洋房，不愧爲一夏日避暑勝地。我因海程過於疲勞，無心遊覽山水，錯過了這次的風景名勝，只在此休息兩天，然後匆匆西去。

二

四日下午，在膠濟火車滾動中，左面靠山，右面臨海，風景絕佳。車至坊子出軌，幸而程度不重，不然全車生命部發生危險了。

五日抵濟南，在此停留了九天，趵突泉，大明湖亦草草去過，我想在未還鄉時到前線去拜訪慰問何基遷師長；又實地觀察北戰場的形勢，所以在濟南利用很長時間探問何師長的防線守在那裏？再則寫作關於平津脫險歸來的稿子。從山東省政府祕書處打聽何師長守大名。從濟南到大名有三條路可走：一是橫穿魯西經濰口，齊河，茌平，聊城；二是沿黃河上游經長清，平陰，東阿，陽穀；三是乘津浦南下車至濟甯，沿運河西北去。第一條距離最近，出濟南北行十二里，不到濰口即戒嚴禁止通行，其餘道路險阻，行走不便，故決定先到鄭州繼續繞一不規則的四方形鐵路線到道口鎮，再作計劃。

當我離開濟垣的前兩日，每天空擊警報有六次之多，市面兩日之商業，僅忙關門開門，在此地警報戒嚴，與我在天津日租界戒嚴，另有不同的滋味，敵機重磅的炸彈轟聲與我高射砲，高射機關槍，製成恐怖的音嚮，敵機連擲了三十幾顆炸彈，目的在破壞深口黃河鐵橋，可是橋邊也沒有挨着，不幸我走的第二天鐵橋已被炸毀，敵人在鵲山向濟南開炮了！

三

晚乘津浦車，翌晨到徐州。

徐州停了一天，沒有目的，完全等西開的火車，從車站往東門裏走去，跨過一條石橋，清溪的流水，近處的農田，遠方的山嶽，頗有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令人飄忽超然，走過了田園都市，街 賣廉價大石榴，買之當餐。

隴海線上，政治中心的開封，商業繁華的鄭州，歷史名勝的洛陽，軍事要地的馬牧集，鞏縣，虎牢關……等，幾乎把橫貫河南的精華地，包括無遺。在此鐵路坐吃苦的慢車，印象最深，關於軍事政治機密的，不願有所發表。在車站外望，十幾萬難民啼飢號寒，流離轉徙，從豫北火線上逃出的難民，為躲飛機大炮，向隴海線上跑，在隴海線上由山東曹州地震的難民向陝西跑；陝西人口太

往山東跑，在此滾來滾去，不知何處是安全地方？

十六日抵鄭州，洋樓高聳，市面華麗，因滬戰商運阻斷，貨物缺乏，價格飛漲，商市民均感不便。鄭州市將旅館羣設車站附近二馬路一帶，市內覓不着一家旅館，這點對於靖地方，查良莠，有很大功效，望各地市政府漸能仿倣。一連天雨了五天，全是泥濘的馬路，把一些粉白黛綠的姑娘趕到市北河北沿的淫窟裏，車站馬路上非常清淨。鄭州地勢天賦他的缺憾，沒有一處風景名勝，僅一人爲的隴海公園，下次將有光臨的機會。

探問何師長的消息，到新合旅社訪二十九軍王參謀，他到開封去了。當天（十一月十六日），鄭州各家日報直接告訴我：「開守城師長何基澧，以大名不守，責無可道，無顏再見長官，乃舉槍自殺，以謝國人，」那時我心裏的變化，不能用筆墨形容，但是電報尾，「事後爲護士發覺，現運後方醫治，」尚有五分希望，故住在鄭州，將濟南草成的稿子，由郵政局轉給北戰線陣中日報，十七日已開始發表。偶然看到河南民國日報于賡虞先生一篇「何基澧師長」一文，知于先生爲何師長十年好友，爲此文告關心何師長安全之讀者，謂何師長週內康復，爲的要忙見于先生以探聽何師長的醫院所在，於是當日急急到開封去！

到索開封，探聽了何師長在河大醫院養傷，急往訪途中，心裏充滿奇爽喜悅，以爲數十天來在穠穠風餐露宿，戴日披霜的困苦，因與何師長晤面而冰釋了。

走進河大醫院門口，和門警通話後，傳達告訴我：「何師長剛才走」，「剛才走」？「解除警報的一剎那，何師長還有幾個隨從護兵，在一點鐘前，坐一輛有北平記號的汽車走的」，「唔」！我的心裏陡然張惶，爲了坐特別快的火車，本應下午七點到站，遲至晚十點開，深夜轉鐘兩點到汴，當時不能進城，在小店過了一夜，所以會不着何師長了；從縣黨部到河南大學訪于賡處教授，該校傳達要我到省×第二小學去找，「×」的音沒聽清楚，「是省立的嗎」？「是的」，叫車本應到省會二小而誤到省立二小，所以會不着何師長了；知道了何師長的醫院，因爲飛機警報延長兩個鐘頭，所以會不着何師長。——一個上午在河大醫院門前過了三四次身，何師長就在那裏，我不知道；剛一知道，他早一點鐘離開醫院而走了。

想打聽李參謀，卻又雲深不知處，見了于先生，于先生說：「我剛才送何師長上車去，或者過幾洲又來汴垣」，因了于先生這句話，使我在開封住了十五天，何師長的消息仍是茫然，徒增凄然。

悵惘，我的計劃會何師長，到前線去，從救亡怒吼了的開封城，北渡黃河開軍歌，風聲鶴淚遍封邱，圍着敵人的砲火前進，已然是失望了。沒有踏上戰爭征，也算人生辛苦征途。

開封給我多少趣味，多少鼓勵，這兒生活較能安定，大相國寺是我每天的飯廳，龍亭做我的散步場，因會河大化學系的馬可同學，他是嗜好音樂而任救亡怒吼歌詠隊的隊長，順便逛過鐵塔，會舉行冬日郊遊崗王台。

十二月六日下午，開封民衆多麼閑情逸趣，到了飛機的炸彈落在頭上，才發警報。不是這麼一會事；實在由於狡猾的日機，躲開沿鐵路的警報線，向東南折西轉北飛來，當飛機在高空隆隆作響，以爲是中央機，直至擲下三顆炸彈落在龍亭空地，街上頓形混亂，敵機亦迅速北去，即刻解除警報，這一幕惡作劇，我親眼在火車上所見，經過這場風波，我就離別開封，在車廂的窗口向東北望那高高的（紀念革命）陣亡將士的尖塔，勾引我富於情懷的心，不願離別這樣美好的河南文化城市，市內滿住性情馴良的民衆，在街上就沒有爭吵的習慣，他們說話的音調，慢慢的一字一句，吐得清清楚楚，從從容容，不論甚麼事問他「中不中」？他們的回答「中」，「中」，賣花生的小販喊着「一百錢三兩」，（六個小銅元當一百），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，於寒冷的清晨，排隊穿過街市

到近郊宣傳去，這一層一層的開封動態，因了火車的滾動，漸漸模糊遙遠了。

五

再過鄭州，屋裏街頭的人民都談開封昨天被炸的事。入隴海公園，裏面藏珍貴飛禽走獸，將動物園，花園，樹林，建築，用最藝術的排列，是其特點，園內隴海大禮堂，今晚上海戰地劇團公演，可憐當晚我已平漢南下車上。

看到開封教職員學生被救濟的情形，鄭州難民收容所的狀況，河南省政府所舉辦的救濟事業，給我很好的印象：許昌設了一個救濟處，想去參觀的意念淡然，又想得知裏面的情況，火車在這裏暫停的一刹那，南去呢？下車呢？在腦中交爭，下車佔了勝利。旅店都住滿了客人，開舖在小車站房輪了一宵。

第二天清晨出站，向街心走去，轉角處，城垣峻小，溝水環之，古意盎然，想曹操逼獻帝都此時，勝極一時之地也。城內文廟附近，即神勇廟，額曰大節凜然，三國關公秉燭達旦，待甘糜二夫入處，關帝廟在縣城西門內，有八里橋，爲關公歸劉時曹操餞別處；又有高陽里，漢書荀淑子八人居其里曰八里，顯陰令范康命其里曰高陽里——我無心憑弔古蹟，只想看漢書荀淑子八

處。

救濟處的辦公地點借縣立醫院，三位主要負責人，一位是從前邢台師範學校的校長，兩位是曾任泊鎮師範的教務主任和現任省督學，我來得太早，隔辦公時間還有兩個鐘頭，我想拜訪王紀初督學，叫他的差役央告傳達，說了數次，這個侍候督學的傢伙，看我頭上沒有禮帽，身上沒披大氅，脚下沒有皮靴，他判斷我爲求救濟者之後，不肯遞傳名片，他硬武斷代替督學回答，「早晨他不見客，要來九點鐘來」，我是堅守不以私人談話妨礙辦公時間。逕到學生的住所——縣立第一小學大禮堂——一塊土濕的地面，磚泥石灰砌成的寬講台，台上鋪着稻草當牀鋪，不滿廿個中學生，佔了很小的角落，問一個同學，「你們有戰區同學會嗎？」「沒有」，「每天做些甚麼」？「上面將命我們到南陽去訓練，現在一天得三毛錢，吃了坐，餓了吃，沒有事兒」這樣真誠的回答，使我想起來在開封戰區同學會，三百多位教職員學生住在縣黨部的大禮堂，產生健全的開封戰區同學會，與濟南移泰安的平津流亡同學會，武漢的華北流亡學生武漢同學會有鼎足而立之勢。我想許昌戰區同學會也會給我如開封火熱的印象，事實打擊我心裏漸變寒涼。附近卽流亡女教職員學生的住所，因爲沒有熟人，兩過其門不會移目斜視到縣立簡易師範去訪被救濟男教職員們，用了一個名片寫明找「

「救濟戰區同學會負責人」，傳達在裏面繞了一灣謂「無其人」，索性自己由他引導進去，在許多教職員中，用「各個擊破」，先點頭認識一位L先生，即刻介紹自己：「我是從開封戰區同學會那兒來的，特經過此地參觀貴救濟處，並報告開封救濟處的消息，馬上到漢口去」，他們驚訝而歡迎，互通姓名，這位是某某中學校長，這位是簡易師範教務主任，這位是中學國文教員，這位是北京大學畢業，這位是……都自河北各縣脫險出來。我打開了話匣子，他們洗耳傾聽，盡了義務，當享權利，你們貴救濟處的情形呢？

據說此救濟處的負責人，辦事尚不太嚴格，成立十天，只收一百四十餘人，較之開封十天之內，登記者過千餘人，被約聽訓者約四百餘人，一少一多，選擇不能再仔細了，選擇無以復加矣，則萬以過之矣，人數容納如此其少者，沒有證明文件的，須找兩個本地保人；沒有保人的，如是校長當面稟呈請學校立案的呈文，教員考教授法，學生解代數幾何題，作英文翻譯。此法甚善，如果真是教職員學生，一時心裏慌亂，或者程度欠佳，是不是摒棄在救濟圈外，記得一個教員說：「受救濟真苦，他們不是救濟我們的，是難為我們的」，他們還有一個每人五分錢的問題，簡易師範學校招待茶水的工人，向救濟處要茶水錢，救濟處不肯認這筆賬，因省府明文規定每人每日發救濟費

三角，餘則一概不管，故向教職員每人每日扣五分，他們不肯出這筆錢，一天三毛扣去五分，兩毛五分怎能生活，現尚在爭持中。救濟員生限現年現職，且不到南陽受訓的不必登記。開封似乎沒有這樣限制，雖許昌的地理環境不負發火車免票的責任，然開封不欲他去或不願到南陽者，蒙登記的已成事實，希望主持許昌救濟處的先生們，一面施以慎重，一面施以寬待。

教職員們送我出來，以爲我是記者，要我爲他們發表，我回答不敢當——許昌市容窄狹，物質設備低落，但是文化程度很高，連師範在內約有五六個中學，小型的正義日報，用新五號字印出最新而明亮的格式，裏面有老舍的文章。

到火車站，二十一次尋常快剛進站，我徐步登車，連過偃城，信陽等幾個鬧熱縣市，火車迤邐蛇行於武勝關的山谷中，才結束三十八天來的時候，戰流亡在山東河南的生活（十二，十二，在武昌。）

學生救亡剪影

山東教育無形停頓，魯北風聲嚴重的時候，在濟南省立師範學校裏，我目擊住滿了一羣華北流離失所的學生，適逢××師招戰區服務隊，經過一番考試詢問，有一部份華北學生，穿上兵士制服，新產生一百二十個武裝同志。我搭車到鄭的第二天晚上（本月十四日）該隊由趙冰谷，關承斌兩位隊長率領，到開封去。我因事來汴，詢及該隊種種，擇其可足述者：

××師戰區服務隊，在開封留了十天，駐紮縣黨部的大禮堂，同戰區脫險同學混在一起，他們起眠，就餐，那種嚴肅紀律生活之外，每日主要課程有遊擊戰術，自由活動，和晚間的座談會，表現了勇毅的工作，流露了愛國的熱忱。

這次戰區服務隊員之學籍，經我再三訪問，在大學者約十分之二，高中畢業者約十分之三，其餘盡是意志激昂情緒熱烈，身體發育健旺，態度活潑可愛，十八九歲的中學生，他們來自烟台，威海，青島，濟南，并非故意拋荒學業，實在時局迫他在山東到了「最後的一課」，暫時已無受教育的機會，大家都願投筆從戎，在蘆溝橋事變以前他們穿華美而舒適的衣服，食較豐腴的食品，睡很好

的牀鋪，以車代步，享受文明的娛樂，現在穿一套兵士的棉制服，食很粗的饅頭，僅一盤人人幾乎不够分配的鹹菜，一牀單薄的軍用毯，躺在硬板子上，很小的被褥，一個禮堂八十幾條板椅，開會當椅子，吃飯當棹子，睡覺幾條合在一起當牀鋪，晚上一支暗淡的燭光代電燈，他們在這種艱苦的機質生活裏，嚴寒的天氣裏，仍然沉毅的工作，甚至有八位女同學，一樣的受苦，使人感動流涕！

得到了他們開拔的消息，我會向趙關兩位隊長談過話，得知他們「上火線去！」敵人從安陽，臨漳，內黃向我們壓迫，我們應前去救衛，地點暫定在道口鎮，以後繼續前進，本來打算今天（二十四日）清晨，經北關，過柳園口，橫跨十二里的黃河晚上趕到封邱，仍徒步北進，為沿途準備了許多標語，宣言，畫報，想利用三日的旅程，展開農村宣傳工作，忽然師部來了命令，要我們趕快到道口，爲了嚴格的訓練，將此隊易名爲×××師學兵隊，故今晚乘車，改變了原來的路線。此隊上前線後，擬一面工作，一面訓練，分戰區的前方與後方兩種服務，計有參加遊擊戰爭，救護，慰勞，宣傳，組織民衆，歌詠隊，口琴隊，戰地劇團……等工作。

離別的一刹那，由開封戰區同學會舉行歡送會，沒有別的禮物，僅由主席致「臨別辭」，相互鞠躬禮，激昂的歌聲，熱烈的口號呼喊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！……一陣鼓掌，於黑暗中，就這樣

送了華北學生上火線去，祝他們前途勝利。

文化救亡在開封

敵人勢力伸張到了豫北，汴垣的人民，內裏激昂，外表沉着，第一件使人可喜的現象，即是文化救亡工作怒吼了開封城！

我在濟南，見過了當地出版的東聲，並有自太原寄來的鋒火，總沒有像今日開封，僅兩三個月而努力，刊物如風起雲湧的產生，就現階段說，文化救亡工作的中心區 由滬遷退至武漢，重慶正在作移都建設，文化情況不明外，似乎開封的文化救亡工作，可以獲得亞軍了。

開封在兩月前所有刊物不過一兩種，現在驟增至十三種，都以「抗敵救國」為文字宣傳共同目標，這種進步，不能不使我人贊揚！每一刊物，各有各的個性存在，各有其獨特的優點，而且有幾份期刊，不謀而合的屬於同一性質 今臚列如下：

一，傾向新聞宣傳的：

1，風雨——現至第十三期

2，抗敵——現至第十期

3，爭存——現至第五期

4，保安半月刊——現至第三卷第八期

5，正氣月刊——現至第十二期

二，潛心學理研究的：

6，經時——現至第五期

7，大時代——現至第七期

8，奮勉月刊——現應至第？期

三，努力文藝寫作的：

9，文藝月報——現至第五卷第六期

10，黃流文藝——現至第四卷第六期

11，血的祭禮——現至第X期

四，學生的呼聲：

12，戰時學生——現應至第三期

13，救國先鋒——現應至第三期

14，烽火——中原日報副刊

15，各校壁報

風雨週刊是獨一家用新五號字印訂冊子的刊物，由稽文甫，姚雪垠，王蘭西三先生主編，裏面有十幾位熱心愛國工作的大學青年，作常期寫稿員，並開誠接收外稿，將此刊打開來看，裏面確實有點東西，各社員認真來幹，對於民族，時事，教育，文藝諸方面，都深刻的把握着。抗敵週報的主編人，除黃流文藝的主編者兼任外，尚有李壯士，毛振岐兩先生，此刊陣容非常嚴密，郭仲隗等二十位先生爲理士，楊丙辰先生等八位編輯委員，相信將來給開封文化界有更偉大貢獻。爭存半月刊是後起之秀，以百數十字在方形的短評，不拘束的隨插入各版，爲斬新的格式。保安半月刊，爲軍警當局，河南省政府保安處編印，在新型的刊物中，出版時期最久，篇幅最廣，若能另加封面，擴充內容，改變形式，那就是最好的雜誌了。正氣月刊是崇尚宋儒理學的老先生們的刊物，曾出過抗日專號，一部分稿子用文言文發表，內容新穎，適合戰爭潮流。

潛心學理研究而有益於時代的，有經世與大時代兩種刊物，用辛趣的敘寫，論述切合事實而抱

實說到態度，抓住當前非常時代，指摘是非善惡，將來兩者中，必有一爲各期刊中的領導者，因彼等內容有更深的社會，政治，經濟，學術各方面的研究，撰稿者多專業家及政學界名人；尙有河南儒學會出儒效月刊，滿篇論易經，道德經，大可與失陷前北平各大學教授出版之學術刊物相抗，關於研究淵深之國學，河南亦無愧色，可是未見其救國宣傳文字。欲會其社長，前吳佩孚參謀郭良友先生，聞因儒學會務去歸德矣。

努力文藝寫作，專寫詩的，如血的祭禮，呼喊戰時詩歌，倡導卽誦詩，通俗詩，風格新鮮別致；寫戲劇的如主篇黃流文藝蔡一木，張向榮兩先生，曾刊「抗戰戲劇專號」，內容甚爲精緻；各種體裁兼而有之的，則推文藝月報，產生的時期較久，內容豐富，並且改換了新態度，由狹義的文藝主義擴張，到新聞體裁的評論 通信，報告，速寫，介紹。散文的小品，隨筆，雜感，都能作有力的選材，給抗戰文藝展開了新的方向。

學生的呼聲，有戰時學生，鋒火（中原日報副刊），救國先鋒，和各校街頭壁報，他們那種純潔的心靈，奮勇前進的志氣，清新可喜的文字，很受青年們的歡迎。

市場賣的游擊戰術，抗戰期中的民衆組織和訓練，中華民族正氣集，步某生撰某某策（已

買)……都不開封出版，尙有通俗讀物編刊社再汗再版的張子青綏遠誘敵，火燒石頭城等，這才是
民衆所能享用的作品(完)

一位模範抗敵軍官

——集體報告——

何基澧師長略歷

著者

北戰線吃緊時，從新鄉打來的電報，說師長何基澧在大名自殺報國了，這樣慷慨激烈的舉動，激起了他部下全體官兵的悲奮痛哭，引起了國人的驚異哀感！

我認識何基澧師長，是在四個月以前，那時他在北平任重訓副總隊長，我以受訓學生資格去拜訪他，他態度很和藹，時常叫我去談話，親密的感情，有過於師生，在舉行散隊禮的那天，白天迎接宋哲元軍長和長官來賓，晚上在赴蘆溝橋以前，也曾見過一次面。何師長待人謙和的印象，使我不能忘記。

何師長河北正定人，現年卅餘歲，他父親是前清顯宦，他的哥哥何基鴻歷任大學教授教育廳長，近在南京考試院供職；何本人年少時英明有為，卒業於中央陸軍大學，他底作戰的經驗很豐富，一、二、八淞滬戰爭，參加西北軍赴滬觀戰團，視察滬戰時的形勢，後即參加喜峯口戰事；在平兼任卅

七師教導大隊隊長，担任訓練馮治安隊部的責任；當冀察政委會組織赴日視察團時，他是軍事組視察員，自日歸來，負責北平學生受訓的事情，凡北平名流學者因邀與學生訓話而何一一爲之認識了。不久七七事變發生，隨即赴蘆溝橋指揮抗戰。我也隨着離開平津，對於何師長的消息，比較隔閡了，本月中，我經過鄭州，想到北戰線上去拜謁何師長，但沒有看到面，而何師長自殺的消息在報上發現了。

何師長處事剛毅，待人謙和，持身儉廉耐苦，由於何師長的自殺，使我們更加深認識何師長的崇高人格。大名雖失，而中國軍人精忠報國之精神，則以何師長之自殺而常在！治軍嚴明，所以上受官長的推重，下爲兵士所信仰，他說話很機警流俐，當一二九北平學生運動爆發以後，廿九軍開軍事會議，何堅決主張準備抗戰，主和派的將校們，在他的理直氣壯的言詞之下，竟沒有一句話好說了。

這次自殺我們國人個個都關心他生命的安全問題，聽說傷勢很沉重，現在醫院裏救治，我們只

有默祝其生命安全，因爲國家多一個有力的指揮官，戰爭就可多有一分勝利的把握。

何基澧師長

于廔處

前次看見何基澧師長自敗的消息，似萬箭穿心，不是怕個人從此失去一個好朋友，乃怕中國失去一個好男兒。十年的交遊使我對於他有深切的認識，沈毅，熱切，有遠識，有胆量，且疾惡如仇，是非最清。同這樣的一位軍人（彼時即旅長）認識，是在他在陸軍大學時代。

八九年前，在北平同廬隱女士，瞿菊農氏兄弟創辦華嚴書店，芭蓀（何氏號）亦樂於加入，盡力文化事業。他同我們這羣文人來往，大家都率直的無所不談，他的見解與態度很使我們驚異。軍事是他的事業，文學是他的消遣，這在當代軍人中是少見的。相處數載，甚為相得，後雖各以事業而分散，但還有消息。

去年綏遠抗戰時，我還在倫敦。彼時在倫敦的朋友閒談時，「均以暴日進逼的態度可慮，我即說倘宋抗戰，必有相當把握」，因其部下的青年將領中很多愛國志士」，舉例時，何氏即其中主要之一。彼時適接教導團長張漢英氏一函，滿紙抗日熱烈情緒，激昂慷慨不可一世，即給在座友人傳觀，始皆放心。

蘆溝橋事變時，何氏的行蹤時見報載，退出北平後就無消息了。不久前，在大時代見原景信先

生文中盛稱何氏英勇，竟因限於昏憤的命令而暈倒！以後，在記中看見在大名舉槍自殺的消息，爲朋友，爲國家，均不禁使人淚下，他是那樣衛國的好男兒！

● 昨天，大時代開編輯會議，無意中從李逸生先生口中得知何氏正在我們這里養傷，於是我立時就去看他。因不知傷勢如何，雖短短的路程，但心神不甯却更使人難堪。到醫院進病室時見他正用晚餐，雖然大爲放心，但我的聲音却有點嘶啞了。

一陣熱烈握手，即聽他談戰爭的經過。鋒利的口吻，時時提出「戰爭不是投機」幾個字，每至相當段落，這幾個字就聽見一次，而且字必憤然的加強，他的面色是嚴肅的，聲音是嘹亮的，雖然創傷給他痛苦，但不形之於色，一個勇於負責到勇於死的人，絕不怨天尤人，但談到令人氣憤時，只以暫時的沉默代之。

我們知道，中國無不可用之兵，但缺乏真正的將才。某某貽誤軍機於先，國家猶望其立功圖報。貽誤軍機由於「官令智昏」，「投機」圖報乃無軍事遠識。後者居心雖不惡，而行爲實太愚蠢——戰爭不是投機！就在這愚蠢的行爲中，大家曾在報紙上看見順德內邱克復的消息，而且逼近石家莊消息也給人刹那的歡喜。但從軍事家的眼光看來，這只是無希望的冒險，無代價的犧牲，結果，

果使軍事重鎮的大名，以軍力單薄諸原因而失去！何師長亦以守土有責，舉槍自戕以謝國人！幸而被其衛士猛推，只傷及左肩，不然這位沉毅，熱切，有遠識，有胆量的衛國好男兒也被犧牲了。

昨日於何氏談完大名之役後，即因事匆匆離去。今日上午復去醫院探視，最使人歡喜的創傷並無變化，希望週內即行復原。今天從喜峯口之役，直談到最近的戰鬥，每次均親臨火線，「雖敗不餒」，由此可以推知此次所以自戕，乃認清了自己的責任。何氏對於日本經濟及農村情形，甚為熟悉，因而認清了日本的危機，及抗戰前途的樂觀。

戰爭所給我們最大的好處是團結，但這從血所得的教訓，還不能即將封建的官僚的頑強意識即行洗淨！北戰場所給我們的印象最壞最苦，就因這惡劣的意識，需日本的炮火一一去打毀，而不能毀一警百！在封建的官僚的意識下，只有私慾沒有責任，故不知戰爭的意義。

爲國家，爲朋友，我希望何氏早日康復，重上前線殺敵。並且希望從何氏的行爲的意義，喚醒「尸位」的建的官僚主義者，正視自己的責任！十月十八日夜河南民國日報

何基澧師長自殺

景信

何基澧師長因大名不守，無顏見長官袍澤，舉槍自殺，以謝國人，消息傳來，令人不禁感泣！

何師長是位學識優良，經驗豐富，忠勇剛胆的中年將官，當豐台撤兵時，他曾痛哭過三天，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發生，他是忍無可忍，纔令吉團斷然抵抗的，我還記得他下給吉團的命令是：「把距離作戰的武器準備好，敵人衝過來，馬上就殲滅牠！蘆溝橋如果失去一尺一寸，便把你們的腦袋送過來！」

在戰事初發生時，他就強調主張一舉將關內的敵軍殲滅，因為戰事發生前，他曾陪張自忠到日本考察過一次，他深切知道日軍並不值一擊，不過在初戰時，我們必須先發制人，先佔優勢，一則可助長士氣，再則可掩護全國動員。可惜他的意見不能為高級長官採納，一直到敵人動手了，高級長官還在作和平之夢，以致有平津之失，並累得華北全局失敗。

從七月七日事變時起，何師在作戰上可以說是盡了最大的努力，在蘆溝橋頭血戰，以一敵十固不用提，轉戰冀魯從未輕退，差不多亦為人所共知，至少平津一般學生，提到何師（在北平時為族）無不為之感奮。

詎料太名之役，官兵犧牲過重，不得不稍後移，何師長責任心重，竟至自殺。力戰之後放棄陣地，原非大過，何師長尙知自裁，其智勇固已過人，其忠烈尤堪敬佩！

何師長是現代軍人中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國家倚畀正殷，我們希望不至於死，同時我們希望全國軍人，尤其身為指揮官者，能以何師長爲矜式，抱必死決心爲國努力，否則如聞敗先逃，貽誤戎機，悔甯早死！

（十一月十六日）

何基澧師長訪問記

首先奮起抗戰，因失守大名，舉槍自戕以謝國人的何基澧師長，已來後方。

昨天我會去訪問他一次，他的槍傷是在左上胸，子彈把肺部擦了一塊，本來傷勢很沉重，經幾個名醫細心診治了五天，纔算完全脫險。

他因爲大夫一再囑咐，還不敢坐起來，談話時僅能稍微傾斜一下身子，不過他的精神依然很健旺，很興奮！

我們首先談到大名失守，他雖然面孔上依然流露着笑容，但從堅澀的聲音中，却可以聽出他內心的慚愧和憤怒，他說：「我原來的部隊，於九月間便交給吉星文了，後來指揮的大都是些缺乏訓練的部隊。守大名的部隊，撥過來也不過十來天，起初幾天在城外作戰，雖然傷亡很重，但成績總算不壞，不料退入城中，反出了岔子！」

我不願引他傷心，就忙把話轉移到別的題目上說：「每個指揮官如果都能像何師長這樣忠勇剛胆，北戰場何至於失敗到現在的地步，我記得日本一個名記者曾寫過一篇文章說「如果二十九軍和他們拚命，在平津他們至少得打三個月，死五千人，假如當時的指揮官能像何師長，真的在平津打上三個月，後邊不是也可以多準備一點嗎」他聽了不禁也嘆了口氣說：「在平津如果能打三個月，再有一年他們也打不到黃河後邊」！

接着我又提出豐台我們是不是真克復過的問題，他馬上眼睛一睜，拳頭一捏，很興奮的說：「不錯，豐台的確被我們克復過，當南苑被敵人襲擊的時候，我同時得到西苑也被轟炸的報告，心中的怒火再也捺不下去，就帶了很少一部分人，未奉命令，直襲豐台，不過打了幾小時，便完全克復，但可惜豐台纔克復，南苑便陷落」！說着又是一陣苦笑，一陣傷心。

「東戰場的消息很靈快，北戰場中詳細戰報，却始終得不到，何師長能不能多告訴我們一點點」？我再把話題轉了一個方向。

他起初像有點顧忌，但畢竟很坦直很痛快說明了。不過因為關係軍事秘密，我在這裏只能轉告大家一句，就是：北戰場的戰事，已經變成游擊性質。北戰場的民衆需要趕快組織起來，有組織的

民衆不但可以和軍隊同樣的持槍抗戰，還可以對騷擾民衆的不良隊伍加以制裁。

最後談到抗戰的前途，他很樂觀，他用鋼一般聲音說：以日本那樣卑劣的一個民族，那樣有限的資力，難道他還能把我們壓迫到雲南貴州不成？現在不要說失了上海失了山西，算不得什麼，即令南京也丟了，於整個抗戰局面，又有什麼妨礙？

我臨出來時，告訴他將把這些話轉告愛國大眾，他却緊拉住我的手說：「不要！知道的人多了，將會耽誤我回前方殺敵！」他的話是那樣的毅然，誠懇，有力！我感動得幾乎落下淚來。（原

最信） 開封中原日報 十一月二十日

憶何師長基澧

梁田

見到了本報十六日所載的一則消息：

「大名被敵攻陷後，守城師長自戕」

因守土有責無顏再見長官，經護士發覺已運後方醫治。這是驚天地而泣鬼神的事實，是真正的中華民族的兒女！是中國軍人的楷模！這則消息不知要使多少的兵士們記取他們的天責！使多少民衆爲之泣下而奮起！更不知要使多少未能守土的軍官慚愧！特別地牠刺激了我！原因是，四個月以

前，在北平西苑受集中軍訓的時候，我們三千五百多同學和何師長生活在一起一月多，他的英明，他的沉毅，所有集訓的同學沒有不佩服而讚為模範軍人的，爲了慰勞蘆溝橋作戰將士及送紀念品，我會經代表了我們那一中隊謁見何師長兩次，這兩次的聚談，皆在何師長前線指揮作戰歸來之後，關於前線的消息及他對於這次抗戰的意見談得很有趣，而使我進一步的認識了何師長，也明白了他的偉大，我很慚愧，好久也沒有提筆了，未見得能寫出動人的文章來，就我所知，拉雜的寫一些吧！

七月八號的黎明，我們三個中隊到西山附近老校場打靶，扛着捷克式的步槍，在充滿露珠的草徑上邁着大步，我們爲了實際地練習射擊技術，一個個在朝陽下露出了笑容，好像這民族復興的基礎要建築在我們的手上似的，走到靶場，安置了靶位便開始射擊，同學很高興的瞄準，然用心後二指一動，轟的一響，標旗指示了分數，有的快樂着他的分多，有的垂頭喪氣地說他白消耗了老百姓的血汗！可是這時隱約地聽見從西南傳過來的重砲聲，一聲，兩聲，三聲，接連不斷地！我們都以爲這是二十九軍在練習大炮，預備打鬼子，依舊打我們的靶！直至我們打完了，搗開水壺飯袋散坐在草地上吃着喝着，炮聲仍是一陣一陣地傳來，並且程大長被人召了回去，他匆匆忙忙地踏上車子

便隱沒了，更啓了我們的懷疑，一個炮彈要二三十元，二十九軍的弟兄們不會這樣的練習吧！再是和日本鬼子幹起來！我們又擔心着別再踏上豐台事件的覆轍！

在歸營房的途上，我們靜悄悄地走着，緊張的心弦，充滿淚珠的眼睛，杜塞着的喉嚨，一回到西苑，我們一定可以得到回答的，剛拐過頤和園的牆角，一連手槍隊光肚子砲的朝西南飛奔，蹾起的灰塵，遮住了他們健壯的影子！順着牆的馬路上復馳來幾位騎馬的弟兄大聲喊：「快讓開路！炮車撞了你們！」我們趕緊躲藏在路邊，隆隆地炮車已跑過來了！我們問：「往那去？弟兄們！」在蘆溝橋和小日本幹上了！我們是趕去增援的！這回他媽的可拚上了！「我們高興得流出眼淚來了！不由的拍起手來，不由的立正給這駛去砲車和勇敢的弟兄們行民族解放的敬禮！火山口噴出「要求生活」的怒焰來了！他們的尾音說：「你們回去吧！何旅長已到前方督戰了！」我們的何旅長已到前方督戰去了！西苑鬧哄哄地冒着怒吼的聲音，整個地動盪了！

此後六七天，我們的精神講話不再見何旅長，又因躲避敵人的飛機，常常出外打野操，每個同學都在伸着頭聽前線歸來的弟兄講說，怎樣用大刀劈死四個日本小子，日本小子怎樣的怕死不敢交手仗，又談到，何旅長在前線指揮作戰已經三天了，還沒有吃一點東西！我們憂慮着何旅長的健康

，但同時又希望能夠回來一題告訴一些更多的勝利消息！

果然，事變的第八天何旅長回到西苑來了。臉似乎削瘦一些，精神較前更好了，同學們圍着他，請他講些戰場上的消息。他談到這次戰爭的原因，特別地指明蘆溝橋事件非局部性，談到作戰，我們都眉飛色舞地跳起來，「……守橋的只有一排人，日兵進攻的有七百餘人，但因為我們是守，吃虧較少，從七號的夜里一直支到天明，敵人的炮火過於利害，這一排的弟兄果然把蘆溝橋作了他們的墳墓，全部為國殉難了！橋也就入了日兵的手里！這時我們又派一營弟兄奪橋！數次的肉搏，終於將敵人趕出橋頭！我們的弟兄太忠勇了！十個八個個去追敵人五六十的，趕的他們直跑，認為任務已達吹集合號，誰知沒有一個弟兄回來，非將鬼子殺盡不可！我們沒有辦法，只好派下級軍官把他們拉回來！在宛平縣的城牆上便可望見這樣情形！被拉回來的弟兄們哭了！問為什麼不讓殺鬼子去？……我們也很慚愧不能全體動員消滅日軍！……」熱情的同學已泣不成聲了！他接着又說：

「日兵自從日俄戰爭後，可說是沒有經過戰爭，缺乏戰鬥的經驗，他們這次攻打宛平，離城二百米遠時還成密集隊形前進！我們瞄準了一槍打翻好幾個！在日俄戰爭時，日本為着爭取生存！他們敢拚命！這次來侵略我們，名不正，士無鬥志自在想像中了！現在，我們已將他們擊回原處了，互相

扼守陣地，只是前哨戰罷了，很可惜的，我想趁着弟兄們的情緒高漲，正好在日兵未大舉增援時，克復豐台奪回北平的屏障，在二號的夜里下總攻擊令，十三日拂曉三小時內奪回豐台！弟兄們都在準備着衝鋒的一切，擦槍的，磨刀的，個個都喜形於色，我們敢確信豐台可以垂手而得的！不料，城裏來了電話，說「議已有希望，不要再攻擊！我們失望了！弟兄們更添加了憤恨！我們當長官的眞難呀！現在仍在對持着！我特地回來看看你們！不要爲着這些事情煩惱！努力地幹吧！終有出氣的那一天！」

剛說到這里，突然，一輛汽車飛來。跳下來一個副官匆忙地和何旅長說了幾句話，何旅長和他跳入後事場起一陣塵土馳出西苑了！後來打聽才知道日兵不守信約又衝了過來，佔領了我們退出的土城！火開大了！我們爲和議感到失望，復爲開火而覺着欣喜。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確已開始了！

以後，在送「爲國干城」的銀盃見過何旅長一次次，他很客氣地接受了我們三千五百人的敬品，並代表了所有二十九軍的官長士兵向我們示「保衛平津是我們的大責，每個弟兄都知道這侮辱的生活已過够了，不起來反抗一定滅亡，諸位可帶我們的謝意與祝努力的話給所有的同輩！」我們不勝留戀地離開了他！是多麼值得欽佩的官長呵！

出了軍訓隊，還等着何旅長的召集，因我曾簽名加入戰地服務團，二十一出西苑，二十八的夜里二十九退出北平，我們在北平便處着漢奸控制下的生活，何旅長的消息自然也得不到了！等到逃出北平，回到河南工作時，也聽不到何旅長的消息，直至今日，守大名師長自戕的消息映進了耳簾時，才知道我們的何旅長還在鬥爭着，而不幸躺在病院的床上了！

我坦白地向每個不願做奴隸的中華人民說，何師長的自戕是中國軍人武德的成功；何師長的自戕是中華民族不會亡的鐵證；何師長的自戕是中華民族解放的先聲！我們尊敬他在以往幫助北平的學生運動，我們尊敬他在蘆溝橋戰爭裏的奮不顧身，我們更尊敬他從開始到現今一直不懈地作着抗戰的先鋒！大名的失守，是敵人的大砲策下必然的事！我們應該原諒他，我們更應該以全力來支持這一支精銳的作戰軍隊！何師長決不會離開我們，他永遠會是我們最忠勇的戰士！

我沒有別的力量，僅以這滿腔的熱血敬祝何師長早日健康！重回到前線去！雪大名的恥辱，爭取最後勝利的光榮！

十一月十六日 汴垣 河南民國日報 十一月十八日